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初學記》引經考

李玲玲 著

CHUXUEJI YINJINGKAO

經學是影響中國文化的核心因素，歷代學者都極為重視。本書以《初學記》所引經文為研究對象，首次全面系統地整理了《初學記》引用的經傳注疏。通過引文與通行本的比較，重點考察文字、語音、辭彙的異同與變遷，分析版本、佚文、他注、異本的流傳和演變。本書的研究有利於訂正今本《十三經》訛誤，廓清異文產生的軌跡，保存古本與佚文，同時也為文字學、音韻學、詞彙學的歷時演變研究提供鮮活的材料與證據。另外，本書分析了《初學記》引經存在的問題，以實例的形式詳細羅列了錯、倒、訛、脫、衍等多種情況，有助於《初學記》的進一步整理和其他類書引文的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初學記》引經考

李玲玲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初學記》引經考 / 李玲玲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11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

ISBN 978 - 7 - 5161 - 3457 - 3

I. ①初… II. ①李… III. ①《初學記》—經籍—引文—考證

IV. ①Z126. 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252339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田文
特約編輯 田平
責任校對 韓海超
責任印製 王超



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網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國社科網 010 - 64070619
發行部 010 - 84083685
門市部 010 - 84029450
經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710 × 1000 1/16
印張 31.5
插頁 2
字數 533 千字
定價 85.00 圓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 010 - 64009791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2011年度浙江省社科聯省級社會科學學術著作
出版資金全額資助出版

浙江省教育廳課題研究成果（項目編號： Y200907152 ）
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編委會

主 任：陳 榮 蔣承勇

副主任：何一峰 邵 清 周鶴鳴

編 委：（以姓氏筆劃排序）

王淵明	毛 丹	毛信德	田耀農
史習民	朱李鳴	朱新力	杜 衛
楊建華	楊樹蔭	吳 炫	汪水波
張宗和	陳剩勇	林呂建	周谷平
宣 勇	殷企平	凌 平	黃建鋼
龔纓晏	董建萍	程惠芳	潘捷軍

編委會辦公室

主 任：何一峰

副主任：俞曉光

成 員：黃 獲 周 全

總序

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 陳榮

有人說，誰能將中國新時期三十多年的發展奇跡闡釋清楚，誰就能榮膺諾貝爾獎。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引領之下，浙江人民發揚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在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創造了歷史性的輝煌，走出了一條富有時代特徵、中國特色、浙江特點的發展道路，使浙江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縣域經濟都十分發達的省份。當前在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浙江社會各界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實施“八八戰略”和“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總戰略，繼續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全面建設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會，為建設“物質富裕、精神富有”的現代化浙江而奮鬥。浙江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動實踐，是一個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的“富礦”，也是浙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寶貴財富。

經濟社會的發展，與特定地區的精神文化傳統相關，因此，對引領浙江市場經濟大潮的“浙江精神”的研究、對浙江傳統歷史人文的研究，也構成了一個古典與現代相結合的富有深刻內容的研究領域。此外，浙江乃至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也大大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視野，因此對馬列理論進行現代闡釋也是一項重要工作。另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最終是為時代所用，指導社會經濟和生活實踐，並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因此，將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轉化成可操作的政策建議，以及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表述，既是學術研究工作的延續，也是時代賦予我們人文社科

研究人員的一項歷史使命。

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背景與現實需求下，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作為省委省政府聯繫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橋樑紐帶，作為全省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組織協調機構，圍繞理論研究、社科普及、成果轉化、機制建設、隊伍建設五大重點工作，有針對性地進行了組織、協調、管理、推動工作。繁榮和發展人文社會科學，打造當代浙江學術品牌，突出重點，進一步創新工作機制，努力創建科學發展的新格局，推進社科事業新發展。我們積極培育和提昇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學術年會、重點基地建設、策論研討、浙江人文大講堂、科普周等品牌活動，組織和動員了各教學科研單位和學術團體以及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為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大省建設服務，為繁榮發展浙江的人文社會科學事業服務，為建設“物質富裕、精神富有”的現代化浙江服務。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繼承和發揚了自古以來的優秀學術傳統，呈現出成果較多、質量較好、氣氛活躍、前景喜人的特點。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要獲得社會承認，為社會所用，將學術成果出版是首要環節。但是由於學術作品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往往存在出版難的問題。因此，資助我省學者的優秀學術著作出版，是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的一項重要工作。自2000年以來，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我省設立了“浙江省省級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資金”，截至2012年，已資助了524部學術著作出版，有效地緩解了學術著作出版難的問題。

為了集中展示當代浙江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從2006年起，我們在獲得資助的書稿中，由出版資助評審委員會遴選部分書稿，給予全額資助，以“當代浙江學術文叢”（《光明文庫》）系列叢書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從2011年開始，我們將獲得全額資助和部分資助的書稿，統一納入《當代浙江學術文庫》系列，並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全力支持。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的出版，是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集中推

出學術精品，集中展示學術成果的重要探索，其學術質量，有賴於我省學人的創造性研究。事實上，當代浙江的人文社科學者，既深入研究、努力傳承和弘揚學術思想的優秀傳統，又立足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動實踐，力創學術精品，力促學術創新和學術繁榮，自覺服務浙江的改革發展大局。我深信，《當代浙江學術文庫》的出版，對於我們堅持學術標準，扶持學術精品，推進學術創新，打造當代浙江學術品牌，一定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對於我們研究、闡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發展奇跡，總結、探索科學發展的路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着力推進建設“物質富裕、精神富有”的現代化浙江，一定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2012年8月

凡 例

一、本文所引各經之經傳注疏，如無特殊說明，均據中華書局影印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文中或簡稱“今本”）。各經有《校勘記》者，如直接在正文或注疏後引用，則簡稱“《校勘記》”，不再出全名。

二、《初學記》以中華書局1962年司義祖點校本為底本。臺灣閩琴南的博士論文《〈初學記〉研究》以司義祖點校本為底本，與宋紹興十七年（1147）東陽崇州余四十三郎宅刊本（簡稱“宋本”）、明嘉靖十年（1531）錫山安國桂坡館刊本（簡稱“安國本”）、明嘉靖十三年晉藩虛益堂刊本（簡稱“晉府本”）和明嘉靖十五年建刊白口十行本（簡稱“建本”）逐條進行比勘，兼及明萬曆十五年（1587）三吳徐守銘寧壽堂刊本（簡稱“徐本”）、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文淵閣四庫全書鈔本（簡稱“閣本”）、清光緒間南海孔氏覆刻古香齋鑒賞袖珍本（簡稱“古香齋本”），錄成校勘表，羅列《初學記》各版本間的異同情況已頗為詳盡，因此本文不再致力於各版本間的異文調查，而直接參考閩琴南的文章，各版本亦沿用其簡稱。

三、本文所引文獻如存在訛衍脫的情況，處理方式如下：訛字在原字後用“（）”標出正字，衍文外加【】，脫文以“□”字代替。

四、原文小字注，本文均在括號中以比正文小一號字體標示。如《初學記·器物部·脯》敘事：“《周禮》曰：‘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夫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薄切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臠。修，腊小物而乾者。）祭祀，共豆脯、薦脯、臠（呼）胖。’”括號內的文字即為原文之注。但《初學記》事對部分原文均為小字，故不再特別標示。附表因條目龐多，故遇小字注，只加括號以區別，不再變更字體。

五、下列論著徵引較多，文中或用簡稱，對應關係如下：

《初》——《初學記》

《釋文》——《經典釋文》

《說文》——《說文解字》

《新附》——《說文新附》

《句讀》——《說文解字句讀》

《繫傳》——《說文解字繫傳》

《定聲》——《說文通訓定聲》

《義證》——《說文解字義證》

段注——《說文解字注》

《考文》——《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

六、因本書是對《初學記》一書所引經典的研究，引用《初學記》的內容相當多，為免煩瑣，不一一出註腳，而在每條下括注頁碼。如：

《初學記·禮部下·葬》事對“馬鬣 龍耳”：“《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釜者矣。吾從若釜者焉。馬鬣封之謂也。’”（360）

“360”即為引文在《初學記》對應的頁碼。

目 錄

凡例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初學記》的作者	(1)
一 張說	(1)
二 其他撰者	(7)
第二節 研究回顧	(9)
一 清以前	(9)
二 現當代	(10)
三 存在的問題	(13)
第三節 本文的研究	(14)
第二章 《初學記》的體例	(16)
第一節 全書體例	(16)
第二節 引經體例	(17)
一 意引	(18)
二 合引	(19)
三 選引	(20)
四 注文提示式	(23)
五 句末總結式	(23)
六 “又曰”提示新引文	(25)
七 引文補足原書省略成分	(26)
第三節 引注體例	(26)

第三章 異文研究(上):因形嬗變	(29)
第一節 古今字	(29)
一 《初學記》引文爲古字	(30)
二 《初學記》引文爲今字	(32)
第二節 異體字	(52)
第四章 異文研究(中):因音嬗變	(70)
第一節 通假字	(70)
一 《初學記》引文爲借字	(70)
二 《初學記》引文爲本字	(79)
三 二者均爲借字	(91)
第二節 專用名詞	(94)
第三節 聯綿詞	(100)
第五章 異文研究(下):因義嬗變	(103)
第一節 同義替換	(103)
第二節 避諱改字	(111)
一 避唐太宗李世民諱	(111)
二 避唐高宗李治諱	(113)
第三節 方言異稱	(113)
一 方言差別	(113)
二 古今異稱	(114)
第四節 雙音化	(117)
一 並列式複音詞	(117)
二 偏正式複音詞	(118)
第五節 文化現象	(120)
一 同名異稱	(120)
二 曆日換算	(121)
第六章 《初學記》引經的價值	(123)
第一節 糾謬	(123)

第二節 存古	(129)
第三節 明異	(138)
第四節 補正辭書	(145)
一 補收詞目	(145)
二 補充書證	(146)
第五節 鉤沉輯佚	(148)
一 《周易》類	(148)
二 《尚書》類	(149)
三 《韓詩》類	(151)
四 《周禮》類	(154)
五 《儀禮》類	(155)
六 《禮記》類	(155)
七 《左傳》類	(156)
八 《穀梁傳》類	(157)
九 《論語》類	(158)
十 《孝經》類	(159)
十一 《爾雅》類	(159)
 第七章 《初學記》引經存在的問題	(164)
第一節 意引	(164)
第二節 脫文	(168)
第三節 衍文	(178)
第四節 誤倒	(179)
第五節 訛誤	(183)
一 形近而誤	(183)
二 音近而誤	(191)
三 受上下文影響而誤	(192)
四 因妄改而誤	(196)
第六節 雜糅	(198)
一 數書內容之雜糅	(198)
二 同書內容之雜糅	(203)
三 經傳注疏之淆亂	(213)

第七節 引文題識錯誤	(216)
一 誤題書名	(216)
二 誤題作者	(224)
結語	(226)
附錄：《初學記》引經表	(228)
徵引文獻目錄	(474)
後 記	(487)

第一章 緒論

《初學記》是唐玄宗時官修的一部類書，在唐人類書中編纂較為精良。無論是比之於其先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還是其後的《白氏六帖》，都遠勝出，可說是吸取之前各種類書長處而成的一部作品。《初學記》分成敘事、事對、詩文三部分。先前的類書祇是對材料的逐條摘抄，各個材料之間缺乏聯繫，較為零亂；而《初學記》則不然，它雜取衆家，前後連貫流暢，尤其是“敘事”部分。難怪《四庫全書總目》對它的評價是“敘事雖雜取群書，而次第若相連屬”，“在唐人類書中，博不及《藝文類聚》，而精則勝之，若《北堂書鈔》及《六帖》，則出此書下遠矣”^①。

第一節 《初學記》的作者

一 張說

（一）前人之說

初唐承六朝餘緒，駢文麗辭盛行。《初學記》的編修，是唐玄宗爲了讓諸皇子在學習文章詩賦、引用典故、檢查事對時有一個方便檢索的工具書。對這一事件的記載，現存最早的文獻當屬《唐會要》，此書卷三十六曰：

十五年五月一日，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名曰《初學記》，至是上之。^②

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1143頁上欄。

② （宋）王溥：《唐會要》，第658頁。

劉肅的《大唐新語》則記錄了此事件的來龍去脈，卷九曰：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並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以《初學記》為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①

這段話不僅交代了編書的緣由、書名，還說明了主要編纂者。唐玄宗敕命的對象是張說，編成以後又是他與徐堅等進上，則張說應當是《初學記》的主要編纂者。然而書成之後，卻不題張說之名，以副知院事徐堅署其上，此書又似與張說無關。

最早關注這個問題的是四庫館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

《唐書·藝文志》載《元宗事類》^②一百三十卷，又《初學記》三十卷。注曰：“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銳、孫季良等分撰。”似乎二書皆說總其事，而堅等分修。晁公武《讀書志》則曰：“《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等撰。初，張說類集事要，以教諸王。開元中詔堅與韋述等分門撰次。”又似乎《事類》為說撰，而堅等又奉詔擇其精粹，編為此書。考《南部新書》載：“開元十三年五月，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曰《初學記》。”則晁氏所言，當得其實。《唐志》所注，敘述未明，偶合兩書為一耳。^③

《提要》捨《新唐書·藝文志》而就《南部新書》，以《元宗事類》為張說撰，《初學記》為徐堅等撰，認為《新唐書》誤將兩書混為一談。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正》中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初學記》本是“張說奉敕撰集，說總其事，徐堅以下分修”，張說以宰相知集賢院事，為學士之首，“凡集賢諸學士有所撰述，皆說總領其事”，《初學記》亦是如

①（唐）劉肅：《大唐新語》，第137頁。

② 清人避康熙諱而改“玄”作“元”。

③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1142頁下欄—1143頁上欄。

此。《四庫提要》之所以“必以《事類》爲說撰，《初學記》爲堅撰”，“乃不知當時編書制度也”^①。因《集賢注記》的作者韋述就是《初學記》的編者之一，余氏據以立論的主要依據就是《玉海·藝文卷》所引韋述《集賢注記》語：

《初學記》三十卷，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銳、孫季良等分撰……《集賢注記》：“開元十六年正月，學士徐堅已下撰成《初學記》三十卷奏之，賜絹有差，寫十本分賜諸王。（初，尹鳳翔宣敕與燕公云：‘兒子欲學綴文，若《御覽》類文博要，《珠英》之類部秩廣大，卿與學士撰集要事要文，以類相從，務要省便。’）”^②

今謂余嘉錫之說是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四曰：“《初學記》三十卷。右，唐徐堅等撰。初，張說類集事要以教諸王。開元中，詔堅與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銳、孫季良分門撰次。”^③並無“《事類》爲說撰”之辭。徐堅等擇其精要編成《初學記》的說法，當屬四庫館臣之臆測。

此後日本學者市川任三在《初學記成立考》一文中對這個問題再次進行了探討。市川認爲張說原爲集賢院知院事，故玄宗欲撰《初學記》，先頒命於張說。開元十四年（726）張說遭罷相貶官之變，集賢院知院事之位空缺，一直到四年以後蕭嵩繼其位。而《初學記》成書恰在張說貶官期間，張說不得題於書首，改題副知院事徐堅可能與此有關^④。

（二）張說與《初學記》關係新探討

余嘉錫與市川兩位先生對張說與《初學記》的關係雖有探討，但均沒有提供直接明顯的證據，而且也沒有說明《四庫提要》錯誤的緣由。本書擬在兩人基礎上，詳細考查從唐至宋與《初學記》編纂相關的材料，從語言訓詁的角度說明《提要》錯誤的由來，並結合相關史實進一步釐清張說與《初學記》的關係。

① 詳參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第954—955頁。

② 括弧內的内容，爲小字注文。

③ 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第651頁。

④ 詳〔日〕市川任三《初學記成立考》一文，《城南學刊》1968年第10期，第23—35頁。